神父的故事：为上帝痛哭的人（THE PRIEST’S TALE: ‘The Man Who Cried God’）

雷纳·霍伊特是最近被任命为神父的，同时也被授予了首次的外世界使命——送受人尊敬，却被驱逐的保罗·杜雷神父去偏远的海伯利安殖民星球。

保罗·杜雷神父是圣忒亚的追随者，也是考古学家、人类文化学者、杰出的耶稣会神学家。如果杜雷神父身处另一个时代，他肯定会成为一名主教，也许还会成为教皇。杜雷神父刻苦修行，虽然面对教会教会逐渐衰弱、被人遗忘的事实，神父内心中满是痛苦，但他没有失去信念，仍然相信教会是人类对永生最后最美好的期冀。

杜雷在阿马加斯特[23]结束考古挖掘任务后返回佩森[24]时，突然有传言说杜雷神父被逐出教会。对此除了教会的高层外，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海伯利安是一个偏远的星球，星球上有神秘的光阴冢和令人生畏的伯劳，伯劳教会正起源于此。但杜雷神父是主动请求到这里来任职的。霍伊特将陪同杜雷神父前往海伯利安，在杜雷登陆太空港后他便返回环网。

在前往海伯利安的舰船上，霍伊特问杜雷神父是否是到海伯利安去布教。神父告诉霍伊特，他不是去布教，他打算进入内陆，计划在大裂痕[25]设立一个人种研究站，研究毕库拉[26]。霍伊特非常惊讶，为什么要前往长有危险的火焰林[27]的羽翼高原，去研究传说中才存在的毕库拉，而不是研究光阴冢、伯劳或者迷宫世界[28]。神父告诉霍伊特，关于光阴冢、伯劳和迷宫世界的资料已经很多了，况且他只对人感兴趣。到达航空港后，神父融入了人潮中，而霍伊特搭载飞船升空，返回佩森。

一回到佩森，主教便告诉霍伊特，杜雷神父在海伯利安的四年时间里一直杳无音讯，海伯利安当地的殖民机关和领事馆也没有杜雷的消息。霍伊特希望找到杜雷，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便自告奋勇地返回了海伯利安。在海伯利安上寻找了一段时间后，霍伊特找到了杜雷神父和他遗留下来的日记。在日记里霍伊特知道了杜雷的经历。

保罗·杜雷神父的日记：

第一日：

杜雷神父登陆海伯利安。来到市镇后，看到了贫民窟一样的杰克镇[29]和沙龙一样的济慈。杜雷打算在这里停留几天，在城内参观游览一遍，之后安排行程，往南去天鹰大陆。对于自己犯下过错被流放到海伯利安，杜雷感到心满意足，海伯利安是一个很好的流放地。神父想到了和自己一起长大，现在成为蒙席的好友爱德华[30]，并为他祈祷。

第五日

神父来到了城内一处破败已久教堂。进入教堂的正殿，看到倒塌的十字架和被石块砸坏的圣坛，里面千疮百孔。杜雷无意识地举起双手，开始圣餐祈祷仪式。他发现教堂里的阴影里有一名老妇人正在祷告，他为这景象陷入迷茫。当杜雷回过神来时，想安慰老妇人别害怕，但发现老妇人已经离开了。黑暗中燃烧着微弱火苗的红色蜡烛，让杜雷知道这不是自己脑中的想象。

杜雷感觉到自己厌倦了一切，想离开这里。他打算明天一早就离开。

第十日

在几天的长途跋涉中，杜雷经过大马东海岸线来到了费力克斯，登上了去天鹰的西北海岸的旅客汽艇。

第十一日

杜雷在甲板上吃完饭后，独自在外散步。杜雷有些孤单，他回想起自己在阿马加斯特考古中伪造证据，想要证明以基督教为起源的文明出现在了那里，借这些阐明基督教的神圣，拯救衰败和没落的教会。神父一直都明白，教会终将死亡。自己的错误不仅是篡改了考古的数据，更大的罪过是认为这样可以复兴基督教。

第二十八日

在浪漫港停留的八天中，杜雷看到了三个死去的人。

在第三个人被人用枪击中后奄奄一息的时候，神父来到了他的身旁，为他做终傅圣礼。在解剖尸体的时候，医生对着尸身说，他的命就只有这些，所有人的命也都只有这些。杜雷觉得，人的命肯定不止这些，应该有更多东西

案件没有结果地结束了，杜雷回到了旅馆。为了完成流放的任务，两天后杜雷将登上从从湛江出发的船。

第四十一日：

杜雷在湛江船上溯河而上，前往火焰林。

第六十日：

杜雷到达佩瑞希伯种植园，生病了。

第六十二日：

杜雷生病严重，森发[31]在照顾他。

第六十三日：

杜雷病情更加严重，发高烧，意识不清。

第六十五日：

杜雷病情好转。

第六十六日：

杜雷痊愈。海伯利安行政官西奥•奥兰迪[32]前来看望杜雷，给杜雷找了一位向导。向导将带领杜雷进入高原地区，穿过火焰林，抵达大裂痕。

第七十五日：

同森法告别后，杜雷和向导塔克[33]一起出发。

第八十二日：

经过一个星期的艰难跋涉，杜雷和塔克穿过了黄色雨林，攀登上了羽翼高原。

第八十三日：

杜雷来到了火焰林，见到了特斯拉树[34]。他们搭起了帐篷，安置好了避电杆[35]，准备休息。

第八十三日：

凌晨4点，特斯拉树开始放电。特斯拉树放出的爆烈闪电撕裂旁边的树木，击中背负行李的驴子，将它化为了灰烬。杜雷和塔克待在避电杆围围成的安全区内，看着外面的电闪雷鸣，无法入睡。

第八十七日：

杜雷和塔克走出了火焰林，在一条小溪边搭好了帐篷。经过长时间充分的休息，两人恢复了精神力气。他们在沿着小溪前进，一路上尽情的观赏景色，放松自己，不久就到达了大裂谷

第八十七日：

杜雷早上发现塔克在熟睡中被人杀死了，他也感觉到昨天晚上睡觉时有冰凉的手在抚摸着他和他脖子上戴着的十字架。这让杜雷惊恐不已。杜雷迅速配好武器，来到大裂谷旁边的岩石上，搜查周围的区域，寻找凶手的踪迹。警戒了半个小时什么也没有发现，杜雷回到营地安葬了塔克，为塔克做了祷告。杜雷将帐篷移到了旁边的开阔地，默默祈祷着。

第九十五日：

平安度过的一周让杜雷的恐惧大大地缓解了。杜雷搭了一个小屋，寻找到了一些食物，开始一个人的野外生活。杜雷想为塔克祈祷，却想不起祈祷词，只感觉到心中一片空虚。

第九十六日：

杜雷找到了毕库拉。

在杜雷所在的大裂谷的这一边，杜雷看到了毕库拉聚居地和聚居地上毕库拉居住的草屋。在正准备回营地时候，杜雷突然发现毕库拉就在他前面。它们围成一个半圆，拦在了他回去的路上。毕库拉秃着头，皮肤微黄，身材矮小，身穿粗陋的黑袍子，表情平静呆滞。一个毕库拉走近杜雷，问他是否属于十字形[36]，杜雷给出了肯定的回答。毕库拉于是带杜雷一起到了毕库拉的草屋中，让杜雷休息。杜雷没有休息，他在草屋中等待着。

第九十七日：

杜雷相信毕库拉不会伤害他，于是谨慎小心开始同毕库拉交谈，仔细地观察他们，并在毕库拉休息时记录下观察的数据。杜雷的向毕库拉询问了一些简单实际的问题，但毕库拉要么不回答，要么只给出一些毫无意义的词句。杜雷于是直接问毕库拉，是否是他们杀死了塔克，毕库拉回答说是，杀死塔克是为了让他真死，并说塔克命享真死。杜雷无法理解毕库拉所说的真死的hany 。毕库拉说杜雷属于十字形，无法被杀死，因此没有杀死他。杜雷觉得这个回答十分荒谬。杜雷也发现毕库拉对关于基督的事情没有任何反应，便放弃了同毕库拉的交流，回到草屋中。

杜雷晚上醒来，走出茅草屋观赏夜景的时候，意识到村子里的毕库拉都不在。不久后发现毕库拉又悄悄地回到村子里。杜雷肯定它们是从长着藤蔓悬崖边回来的。杜雷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对这件事没有什么主意。

第一百零三日：

杜雷对村子进行了扫描拍照，毕库拉对此一笑了之，但它们不让杜雷对他们进行医学检查。杜雷发现毕库拉不区分个体，除了外出搜集食物和每天傍晚时候的集体消失外，很少整体行动。每个人只顾着做他们自己的事，对杜雷送给他们的一些小东西没有兴趣，对其它的事也莫不关心。

杜雷确定毕库拉每天都会到悬崖下面，但不知道他们到悬崖下做什么。杜雷问毕库拉到悬崖下做什么，毕库拉告诉杜雷，杜雷不属于他们，如果杜雷试图爬下悬崖，他们就杀死杜雷。如果杜雷再次爬下去的话，他们会再次杀死他。杜雷感觉毕库拉真是个傻瓜。

第一百零四日：

杜雷发现村子里没有孩子，这件事杜雷疑惑不解。从毕库拉那里杜雷了解到，其中一个毕库拉是最“年轻”的，它是最后从悬崖下面返回的。只有有人死去了，才会有人返回，这保持毕库拉的总数不变。杜雷对毕库拉告诉他的这些事情，凭借自己的知识进行了一番思索，没有得到合理的答案。杜雷决定爬下悬崖一探究竟。  
  
第一百零五日：

杜雷爬下了悬崖，看到并且记录下了让人不可思议的奇迹。杜雷迫不及待想回到环网，将他看到的一切展示给全世界。

第一百零六日：

昨天杜雷沿着藤蔓爬下了悬崖，落到了一块突出的岩石上。在岩石朝向西南的方向上，出现了一条被开凿出来的路径，一路通向一个建筑在石壁中宏伟壮观的教堂。杜雷认为这个史前的教堂的存在将会证明基督的存在，给教会带来新生。他必须要将这个消息发送出去。

第一百零七日：

毕库拉在杜雷洗澡的时候发现杜雷不属于十字形，毕库拉中有人说到说杜雷应该命享真死。杜雷告诉毕库拉他下到教堂中去过了，自己追随十字架。毕库拉对是否杀死杜雷产生了分歧。它们在一番争论没有得到结论后，将杜雷暂时看管了起来。杜雷觉得，毕库拉如果毁掉了他对史前大教堂的记录，也就毁掉了他自己。

第一百一十日

毕库拉在三天的讨论之后达成了共识，决定让杜雷成为十字形的人。他们烧掉了杜雷除了日记本外所有记录的数据和设备。杜雷想到了结束自己的一切，但没有这么做。

第一百十二日

毕库拉带着杜雷来到了悬崖边，沿着藤蔓爬下了悬崖。穿过了教堂后，毕库拉领着杜雷沿着阶梯一路下降到了悬崖的底部，走进了迷宫的通道。在迷宫深入的黑暗中，杜雷看到了无数个吸附在石壁表面发出红色光芒的十字形。毕库拉低头跪向出现在身前的伯劳。伯劳转过身来，它红色的眼睛凝视着杜雷，伸出长满刀刃的手臂包围了他。仪式结束，伯劳消失了。毕库拉从石壁上取下一个十字形，挂在了杜雷的胸前，高声唱到，你将成为十字形的人，永生永世。

毕库拉和杜雷沿着阶梯回到了村子。杜雷在睡了一天一夜后发现，十字形和自己已经融合在了一起。杜雷使用医学设备扫描自己发现，十字形伸出的无数根须遍及了全身，而且十字形是由自己的细胞构成的。杜雷现在是十字形的人了

第一百十六日

杜雷发觉自己身处在火焰林和悬崖包围的牢笼中。自己只要远离村子，疼痛就会他袭来。离村子越远疼痛也越强烈，直到返回村子疼痛才会消失。

第一百十七日

杜雷用医学设备扫描了毕库拉，他发现毕库拉都一样，它们没有性别。

第一百三十三日

杜雷外出发现一个掉下悬崖摔死了的毕库拉，把他运回了村子，埋葬了他。但毕库拉却将尸体重新挖了出来，放在了大教堂的圣台上。它们高声唱到，你将成为十字形的人，永生永世。毕库拉回到了村子中，杜雷则留了下来。在接下来的两天中，杜雷目睹了十字形重塑死去的毕库拉，让他重新开始了呼吸的过程。之后杜雷和复生的毕库拉回到了村子。

第一百四十日

杜雷试着切掉附在身上的十字形，但十字形在杜雷在造成伤害前让杜雷昏睡了过去。十字形阻止了杜雷

第一百五十八日

复生的毕库拉开始说话，但似乎变得比之前更加迟钝。杜雷打算等火焰林变得平静一些，就忍受着痛苦，从这里逃离出去。

第一百七十三日

又一个毕库拉死去了，虫子将他吃剩得只留下了骨架和十字形。杜雷觉得这回十字形没法复生这个毕库拉，这样它们就少了一个成员了。

第一百七十四日

毕库拉拿回了死去的毕库拉的十字形，将他附在了另一个毕库拉的身上。杜雷无法想象在那个身上附有两个十字形的毕库拉身上将会发生什么。

第一百九十五日

杜雷无法理解十字形是如何运作的。他更加无法理解为何死而复生成为毕库拉这样的事情会存在，并且为什么自己要遭受这样的命运。

第二百一十四日

杜雷意识到十字形实现了人类永生的理想，但为此要付出失去出灵魂和人性的代价。

杜雷不断地尝试离开这里，十字形用痛苦阻止着他。杜雷不愿意成为一个像毕库拉一样无脑的生命，他坚信生命和灵魂是神圣的，这是教会思想和教义的核心要素。他坦然接受十字形加给自己的痛苦，将它当成盟友和守护天使，着是他和人性之间残存的纽带。

杜雷明白了自己曾经企图篡改考古数据是错误的，这不会让教会重生，只是让教会走到另一个错误的方向中去。如果教会注定要死去，那么教会就必须死亡，走进黑暗中。而我们就像我们前面的无数先贤一样，心中确信它将会重生。在面对黑暗时，心中保留的一丝丝希望会让我们最终迎来光明。杜雷重新找回了信仰的力量，他决定接受痛苦，保留自己的灵魂。

杜雷决定明天出发离开这里

第二百一十五日：

杜雷强忍着痛苦，与十字形斗争，设法穿过森林，但没有成功。毕库拉发现了失去意识的杜雷，将他带回了村子。

第二百二十三日：

再一次尝试。再一次痛苦。再一次失败。

第二百五十七日：

杜雷在大裂谷附近建造小礼拜堂。

第二百八十日：

在海伯利安上，杜雷度过了炼狱般的一年时间。

第三百一十一日：

杜雷发现了毕库拉扔掉的避电杆。使用避电杆可以避开特斯拉树的闪电，穿过火焰林。杜雷注意到，十字形在人体遭受到巨大的痛苦的时候，有从中枢神经系统中撤退的迹象。杜雷想到可以用痛苦将十字形从自己身体中驱赶出去。

第四百三十八日：

小礼拜堂完成了，杜雷在礼拜堂中做了弥撒。

杜雷准备好了，他将深入火焰林中。杜雷做了最后的忏悔，在心中也和爱德华做了最后的告别。

与杜雷分别了约十个星期之后，霍伊特再次来到海伯利安。霍伊特来到了杜雷曾经养病的佩瑞希伯种植园，知道了奥兰迪和森法曾策划了好几次到高原去的营救行动，都因为火焰林的活跃放弃了。但奥兰迪还是派了两名飞行员，驾驶着飞艇去大裂谷营救杜雷。他们找到了毕库拉的村子，在火焰林中发现了被烧死的杜雷和他的日记。霍伊特将杜雷遗体带回了种植园，安葬了杜雷。之后奥兰迪用可控核武器摧毁了整个毕库拉的村落。霍伊特带着日记返回佩森，将日记的内容告诉了爱德华。教会没有发布杜雷神父的日记相关的声明。

故事结束了。

圣徒告诉大家时间不早了，提醒朝圣者们收拾行李，他们将会去领事的飞船上汇合，然后登陆海伯利安。

在故事的最后，大家都注意到了霍伊特处于痛苦难当、大汗淋漓的病态中。领事走到了霍伊特的房间门口，用圣徒交给他的超驰[37]卡进入了霍伊特的房间，发现了倒在地上的霍伊特。霍伊特痛苦不堪，祈求领事为他注射止疼药。但领事让霍伊特先告诉他故事真实的结局，再给他注射止疼药。

霍伊特忍疼告诉领事，他和奥兰迪乘两艘飞艇分开去寻找杜雷。毕库拉杀死了森法和飞行员，留下了他和另外一个人。毕库拉给他们讲述了十字形的事情，带他去看火焰圣子——钉在特斯拉树上的杜雷。霍伊特明白了，是杜雷将自己钉在了特斯拉树上。七年以来，电流不断在杜雷身体中翻腾，摧毁杀死杜雷，而十字形又不断修复重塑杜雷的身体，这使杜雷反复感受到莫大的痛苦。霍伊特拿走了杜雷挂在胸口的袋子时，十字形也掉了下来。杜雷胜利了。毕库拉带霍伊特回到了村子，将杜雷的十字形附在了霍伊特身上。后面赶来的奥兰迪营救了霍伊特，摧毁了村子。

领事在为霍伊特注射了止疼药时候，看到了附在霍伊特身上的两个十字形。领事帮霍伊特打包好了行李，走出了房间，回到了自己的飞船上。领事想，他该给其他人讲述一个什么样的假故事呢？